

梁明祥北上化垃圾為板材 門外漢成實驗狂

港漢散千萬家財 廿載苦追環保夢

港人在廣東

夢想這個詞，對在香港這個購物天堂居住的人來說，可能才是真正的奢侈品。節奏快、壓力大的日常生活，很容易磨滅憧憬，忘記夢想。若有這麼一個香港人，數十年來不惜傾盡千萬家財，只為堅持一個破滅了再生，再生了又破滅的「環保夢」，大概會被人當作是「癡佬」吧。

57歲的港人梁明祥，就是這樣一個「癡佬」。命運似乎曾

以很多種方式告訴他：此路不通。不過，他仍甘願與妻兒分離，隻身屈居順德的一處農民房裡，為未竟的事業奔走，為的，不是名與利，而是始終相信這個夢會有實現的那一天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鵬飛、顧一丹 報道

「將」污染環境的塑料垃圾，變成結實耐用的公園護欄；把報廢的玻璃渣，變成防水防潮的建築板材……」梁明祥用20餘年的時間，把腦海裡的想像，變成了現實。但遭遇的諸多困難，讓他始終無法實現技術的市場化。為實現這個「環保夢」，他不惜散盡千萬家財，投入全副身心，以致無法承擔兒子的大學學費。

生於1956年的梁明祥，祖籍順德。與那個時代的大多數人一樣，讀書時趕上文革，荒廢了學業。13歲時起，他從學徒起步，做過木工、汽車維修、機械焊工，直至1980年輾轉出走香港做地盤工時，觸發了他延續半生的夢想。

「那時候在工地上主要是幹釘毛板的工種，當時覺得，如果能發明一種不怕水浸的板材就好了。」之後，他又轉到一家塑料加工廠做學徒，因為勤奮好學，又肯吃苦。很快，年輕的梁明祥得到塑料廠老闆的賞識，開始做主管。

已接外國訂單 夢想觸手可及

「在工作之餘，我常常自己琢磨，如果能把回收的垃圾塑料製品，和各種木材的下腳料結合起來，做成一種新型的複合板材，既可以解決垃圾回收的問題，又可降低對木材的依賴，這應該是一件一舉兩得的好事。」

梁明祥並未讓自己的想法只限於腦海，從1990年開始，他一邊努力工作養家糊口，一邊把辛苦攢下的錢，投入到連身邊的人，都認為是異想天開的「廢舊垃圾做板材」的研發當中。

「1996年是我最高興的一年，也是最哀傷的一年。」梁明祥對記者說。當時他帶著妻子和年幼的兩個兒子離開香港，來到租金和電費都相對低廉的廣西梧州，專心致志的開始做研發。

「我向朋友借了資金，在廣西租了廠房做起了自己的實驗工廠。兩年夜以繼日的研究，我做出了實實在在的產品，板材的質量優越性超出我的想像，甚至已經接到了國外的訂單。」梁明祥說，那一刻，夢想似乎已經觸手可及了。

洪水沖走心血 夢想只剩債務

怎奈天不遂人願。讓梁明祥沒有想到的是，一場突如其來的洪水，瞬間沖走了他所有的心血。機器、工廠，在他眼前生生被淹沒。「當時看到露在洪水之上的工廠屋頂，我的眼淚都已經流不出來了，心如滴血般痛。」

天災把梁明祥尚未收穫踏實的喜悅，一夜間悉數沖走，留給他的除了洪水過後的一地狼藉，就是結結實實的債務。為清還債務，已過不惑之年的他，決意

要從頭來過。回到香港之後，經朋友介紹，他做起了穿梭粵港兩地的貨櫃車司機。「那時候收入不錯，一個月能掙4萬多。」

10年之間，日夜兼程，他不僅還清了債，還在深圳買了幾間屋。

隨着生活的逐漸寬裕，梁明祥被現實澆滅的夢想，再一次燃起。常年的兩地奔波，他注意到，內地高速發展的同時，各種垃圾的產生也呈現出爆發性增長的勢頭。「對我來說，這是一種巨大的刺激，因為利用回收的垃圾，來做環保板材已經到了最好的機會。」

辭職重新追夢 研材質融一體

一日強過一日的迫切感，讓年過半百的梁明祥再也無法等待下去。不顧家人和周邊親友的多年反對、嘲笑，決定再次開始實施他所認定的項目。辭掉了貨櫃車司機的工作，梁明祥回到了順德。這一次，他從解決垃圾原料入手，希望能找到優於市面上通行的方法。

「現在市面上的塑木環保板材，主要的原料是回收廢舊塑料後，經過專門的分類，再重新回爐，和木屑等合製而成，雖然環保實用，但是分類這個環節卻大大增加了成本。」按照梁明祥的構思，他要在先前專研的基礎之上，將各類廢舊塑料、玻璃渣、木屑等回收原料，不經分類壓製成結實耐用的板材。

擺在他面前最棘手的問題，就是如何才能將不同熔點的材質融為一體。勉強初中畢業的梁明祥，在沒有任何理論基礎支撐的情況下，只好用最笨的辦法，也就是不斷的嘗試。

車房家財盡賣 終成功申專利

一次一次的實驗，一次一次的失敗。連梁明祥自己也說不清楚，到底做過了多少次嘗試。「同一件事，也許專業人士只要一天，我卻要用幾天或者更長的時間來解決。」那段日子，除了睡覺和吃飯，再也沒有什麼比埋頭實驗，更能吸引到這個前貨櫃車司機了。

有付出必然有回報，雖然很多時候，回報和付出不能立竿見影成正比。

在賣掉了香港的房子、深圳的房子、順德老家的房子，乃至車子，耗盡千萬家財之後，梁明祥的實驗終於成功了。

在幾個熱心朋友的幫助下，凝聚了他半生心血的「複合再生環保板材及其製備方法」，2008年成功申請到了國家專利。

捧着由國家知識產權局局長田力普簽發的專利證書，梁明祥百感交集。「也許我這輩子也就在這件事情上有一點天賦吧」，記者問到他如何堅持下來，思索了一會，他做出了這樣的回答。



■梁明祥向記者介紹他製出的複合再生環保板材生產機械。 趙鵬飛 攝

■現在市面上的塑木環保板材，須經分類再重新回爐製成，成本較貴。 資料圖片



■梁明祥獲得的國家專利。趙鵬飛 攝



■梁明祥與朋友在順德搭建的廠房。趙鵬飛 攝



■梁明祥的環保板原料中有很多不同的材質。 趙鵬飛 攝

資金鏈斷 投產無期

2012年，幾個順德的朋友看好梁明祥的項目，邀他技術入股設廠。而一年間，資金鏈已經受到考驗，他的徒弟與夥計們已經發不出工資，卻出於被他的執著感動，而死守着這個環保理想，他的苦心孤詣再次面臨崩潰危險。

工人無糧出仍願留守

一個工人聯繫到本報記者，希望能獲得幫助。這個年輕的工人在電話裡對記者說：「我是出於敬佩才留下來免費為他做事，但是我知道我堅持不了很久，畢竟我也要生活。」

當記者把這個工人的話告訴梁明祥時，他有些哀傷。「現在是物質社會，徒弟和夥計也要養

家，我知道，他們是為了我們的環保夢在死守，支持我。」

梁明祥把在順德做出來的板材給記者看時，說道，這樣的板材用途很廣泛，甲醛標準更遠低於歐洲標準，只是它的二十分之一，是非常環保實用的材料。他指着馬路周圍的白色塑料袋與樹葉說道，「每一年全國無序排放的垃圾有幾十億噸，造成的污染不可估量。現在國內外的處理方法，無論是填埋還是焚燒，都無法真正實現零污染。如果我的技術可以生產，那麼這些垃圾都可以不復存在。」「不論是城市的公園欄杆，還是地板，樓梯，行人道，門窗，這樣的板材都可以實現。」而問到他為何不能投產時，他則顯得非常沮喪。

未達門檻 難獲港府扶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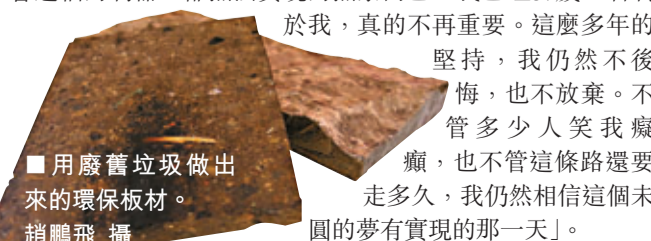
梁明祥告訴記者，為了項目能早日投產，他也試過找港府的相關部門，但是因為項目本身難以達到政府設置的資金扶持門檻，所以一直未能有所收穫。

須先有成品 最多五成資助

「如果爭取香港政府的資助，需要有固定場地等條件，我都沒法達到。政府部門也只能給予二成到五成的資金，並且是成品做出來之後才會給，而我現在要做出一個自動化的機械，就已經需要幾百萬的資金。」作為一個投入了全副身家而一貧如洗的人，一筆長期的資金鏈對他來說，似比沙漠中的水更難求。

犧牲了自己的全副身家，為了這樣一個在許多人看來極為飄渺的夢想，到底後不後悔？梁明祥對這個問題卻更顯堅決，「我不後悔，也不允許自己後悔。如果我這輩子也無法實現，我在他人眼裡也許就是一個瘋子。但是如果實現，卻是造福人類的一件大好事。」

他以佛偈鼓勵自己，「『萬物皆無常，有生必有滅』，我的失敗對我而言已經不是失落，只是手中有著這樣一個可為社會造福的利器，卻無法實現的無奈而已。我已經57歲，名利於我，真的不再重要。這麼多年的堅持，我仍然不後悔，也不放棄。不管多少人笑我癡癡，也不管這條路還要走多久，我仍然相信這個圓的夢有實現的那一天。」



■用廢舊垃圾做出來的環保板材。 趙鵬飛 攝

屢嚐失敗滋味 與兒險成陌路



■梁明祥的複合塑木環保板獲得順德公益創新獎項。 趙鵬飛 攝

拿到板材配方專利與機械設計專利的梁明祥，並沒有掃清他夢想路上隨處可見的荊棘。「一套自動化的設備要做出來，需要600萬資金，投資者計算回報，往往不願意冒這個風險。」「曾經有香港商人看上我的環保板材項目，但等了半年後，才知道，那個商人已經轉投了當時興起的漫畫行業。」

幾次與投資商的合作以滿心期待而始，以失敗告終。20年時間與逾千萬資金的投入，也讓原本融洽溫暖的一家人，漸漸冷去。如今，梁明祥常年租居在順德的一處農民房裡，為未竟的事業奔走，妻子與兩個兒子蝸居在香港公屋裡。妻子在酒樓打一份辛苦工，大兒子做銷售，母子倆起早貪黑，只為能給還在讀大學的小兒子籌集到學費。

「我的兒子幾乎和我成了陌路人，」說起對家人的歉疚，這個堅挺的男人突然之間有些發怔。沉默了片刻之後，他靜靜地說：「我這樣做下去，也是希望有朝一日成功了，給他們更好的生活。」